

坤
臬
鑄
筆

一

物莫不精於所好而譽於傳聞經史百家
流行億載究之可道可則浹人心而敷政
治好古之士所為心摹手追舉然高望而
遠志也夾漈有言後學改慕古人之心得
親見其面目而聞其言何患不與之俱化
面目字跡也言文辭也觀晉人字畫可以
見晉人風猷觀唐人書跡可以識唐人典

則由斯以譚正不得執雕蟲小技而薄游
藝之會通矣昌黎跋科斗書云為文辭寫
略識字學者酌古準今以闔門為闔門以
士雅為士雅吳雁小王牢九之屬摘之不
可勝摘至若庸慶異頭夔獠生角與揆莢
芑尤為罔辨操是鹵莽猥欲尚論古人詎
曰靡失鞠子坤臯少好奇字凡六書舊刻

暨碑碣鼎彝盤盃金幣款識雖隻字片畫
無不講明而切究之始則摩研經形雕刻
由秦漢迄元明施朱曳白本二元二故騷
人逸士求者日益衆而坤臬唯二不倦若
俗子小儒延髻習見則却之恐不遠嗟乎
世人文所文書所書而漫曰印章乎昔者
有虞氏傳負璽之名魯昭仍之秦以上有

金玉印嗣是天子諸侯王皆用璽三公
印章今之私印不過施諸屏障畫冊而已
然坤臯兢二不散苟且為之者非意在六
書之遺耶予觀王球有集古錄楊克一有
圖書譜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勗夏姜夔趙
孟頫皆有成書而坤臯亦裒生平得意之
作為一部且曰吾更以選言摘句續之古

之善摹古者曰神奇工巧今坤臯吸髓呼
神技也將進乎道印章云乎哉夫經十有
三必以爾雅示訓詁之益古人教人誦讀
精意可叅大雅久不佗安得人如鞠子者
以嗜古之深心收尚論之逸軌其冠倫魁
羣而造乎廣大精微之域者何可臆量吾
聞坤臯所為古文辭甚富將更有猷飫予

衷而不余靳者乾隆壬申嘉平十有三日
同學小弟胡二樂書

劉文蓮

六書既邈篆籀失傳其法僅存於摹
印漢印真甚贗多印譜昉于宋元明
洎今無慮數百十家其間或得或失
不可枚舉明代吾吳文氏得其正則
能于古法中自出新意近者多宗之
余獨惡夫頽古而失其神理者往：

有意斷爛字畫缺損邊角以號為仿
古近昔所存完好之漢印每見蒼古
之中自含妍雅乃知其銷爛齧蝕固
歷歲久遠所致決非當日真面目也
如必執此以為古是猶玩碑帖者弃
宋搨完好之善本而專取近來漫漶

殘缺者摩抄而規仿之豈非大惑耶
鞠子坤臯近日之能者也與及門梁
子壽堂素善因梁子以所業質余其
以余素所持論者為鞠子嚮之鞠子
又著印文攷略一書援據既博而攷
核亦精且嗜學工詩季少氣盛好之

不已充其所至將上追揚子雲之識
奇字劉原父之博物不難矣篆刻小
技耳詎足以限鞠子哉

乾隆丙子秋七月
題愚沈德潛書於

紫陽書院
增季八
十有四

余自癸未寒後竟興跋殊已不
多位而親友以名號番記見委
者更倍於前應酬出外自製存
留者甚少數來來僅得一百八
十餘方荷蒙同道諸名手課加
煥俗且白尚存錢英二卷行茲

已久蓋亦公諸同好曰彙成之
編惟是不敢與季俱進為媿耳
乾隆甲午春正月申浣三日一
州王心鞠坤皋書

玉多美也而引之以軌珀玉瑩也而
吸之以芬玉珀價值之什伯倍蓰千
萬不敵軌芬也不待智者而知之而思
者以引之而吸之所持甚畫而所期
甚奢憲為造物者忌而叢怨於懷
寶者之心而况其凡礫糝脾之不軌

芥若也哉予自之無受學以後間
遇古名人書畫一二冊卷池齋整燦
爛輒手繙閱不能置心愛慕之而力
不能致無已則就近之名流踵門附
郵輒轉假索而急切又不能致悵然
者久之自顧謬陋邇鄙馳於癖嗜

若此銀於弋獲又若此其何術！孫夫
嗜古之志畫規仿沿習其製無論不
合尺度即神之又神詳審精密較
逾於古之而古人不作亦復各而不與
也若夫挾一技以自媒炫於華揚左
右之大賈其家集甚而梯榮當世

多公大人其為技至激也而萃釜
駝羹澤其吻文錦狐腋蒙其軀千
金尺璧之貴且重靡不虛所注而
實所歸以逢迎之少技為貿易
之先資物聚所好務求必得不得
募印之技皇之宗日長之力以自

求寸進於形似變激為通功易事以
投報法來則執之拋而分之握如
執藝以來蛇頭蛇足師心信手書
畫以縑楮而余以石書畫以觚翰
而多以錢書畫大若壁于畫尋丈
幀障小亦不下楸罨卦方幅而余所

執僅在分利儻如閭閻初未嘗商確
羸劉抗捐斯邈庶淨敷彝也
豈非大小五拙之明效歟不自量其
小與拙而日持此以求多畫之大與
工宜其為迄今名流所唾然而竊
笑也况能招致吾一耶

乾隆十七年臘月十二日鞠履序自敘

南塘馬震書

劉文蓮鏤

今世自載籀收藏書函筆墨游戲得意可信今博後者及公和
文移約結鈴端尾必以印不印不信印之為用重矣印文刻篆
不一體刻不一瀟玉箸滿白鐵線爛釘急就必周秦鍾鼎斯
猶飛模乃不有漢無論魏晉苟非識奇字如更生父子博雅如
張茂先摹書精到如李陽久而又擅棘刺沐猴之技者必犯斷
崖橫鳧血指汗顏之誚則印之雕鑿難矣其用重異為之精也
難狀而好古之士不皆藏圖章以鑄圖章名家者千百不得一
二膏夫精異所難此適心用而不必得方家之名狀則鑿刻之
技可為而不可為矣此予所聞有明一代中有真博士壽承何
山也長卿挾此技遊歷天下王公大人倒屣恐後壽承為陳茂

列古山典記印茂寶之護此鎮犀匣蓋以透雲香用則搗朱砂
澆麝酒而長啣沒後吳印章至與黃金同價兩分之從精異業
者梁子焯替連南河巨源吳貞孟連南容於陳山甫子焯客於
李本寧皆跋吳印譜以傳世巨源齊衿也弁所業避文博士之
門名與博士埒晚輻壽承長啣及己所列名曰印苑貞孟從長
啣遊宛久曲得其妙不喜干鵠豪貴寓白門蘭若往來多布衣
樞鴻館印選縉紳寮二當世轉此以寫其品宛後有程產明者
饒於資篤好金石刻惡夫近代鑄刻家以直為曲強陽促陰攢
多就寡改橫作豎致乳匍中倉猝封拜之章故為缺脫以示奇
而失六書本形也因搜羅秦漢以來王侯將相士庶公私印璽

及天何兩家名刻辨真贗次古今定是非總輯成編名曰印則
其讐較篆籀隸分原委本末及得此應手動合天則蒼古自狀
之官則詳印官一編亦為有識所珍賞之數心者或以能事自
見或此收箴示奇當告藉：而卒不得為藝苑盟主今則通心
碩儒有不能舉其姓氏者思矣鑄刻之技可為而不可為也雖
狀揚子雲嘗詎訶舜暭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而甘泉逐貧諸
作與濼言竝行心苟寓意於物而不溺則鑄刻亦文心舜暭之
屬聊以自娛焉百餘幼好斯藝繼此耗目中較 坤臯鞠元年
弱冠於書無所不窺其為文操筆字萬言立就余之知坤臯者
此可不知其精於鐵筆也異日出吳印譜把示曰三餘之暇聊

此當阮旻嵇鍛非藉此也
馨譽也余旣羨其精能
展玩不忍釋
卷二
乎見獵心喜者又嘉其
此適情不此卷志也
因率意而為
心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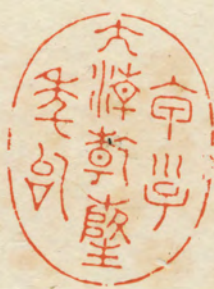
平末稿抄紅溪第王景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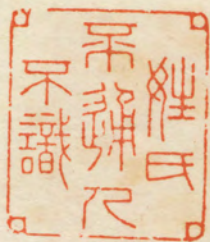
旌邑劉文蓮鐫

印譜弁言

出襄石徑寸許踵磨礪刻雕之門求篆所為名字而猥以沿
流承襲今世似體應之無論識與不識譁然而議其後此以知
人心之未嘗一日忘古也於此有嗜古之士席地燦設盃盞鏗
鬻帳皇拊暢間錯出其剝蝕汗匏篋鼓飲食歌舞三揖百拜賓
客於其間酒半復稍上覩縷岫嶺摩崖周宣石鼓封禪玉牒之
出要大凡則聽者倦而思卧觀者逡巡欲退或愜然而笑甚則
怫然曳笏却立而指為迂則又與前之所云者大相刺謬無他
名差字少而受說于又兄口耳襲習而人情又厭故喜新恨不
盡去其父兄所授而別創可喜以自娛而又勢有所不能及一

且付諸金石而又不出其目前之所見何樂乎為此昌黎氏有
言義之似書趁姿媚滅不可占鳥蟲科斗同類而並覲攷古力
學之士或以此樂獻其技以視岫巘摩崖石被玉牒之古質奇
奧非世人所不能已於用者宜其戾可 翰子坤臬精其技遠
近踵相索每不厭所就庶或能鑑古而不襲于今業久字帙以
示余乎昔討探淵源專門分派 王君觀侯徵据極典核在俟
贊引翰子曰吾將旁及選言摘句別彙作冊不僅謗上于此也
噫嗟冰壺人口耳繼習之切近而乃欲毅然為之保無憚然悌
然而欲退思卧也欬乾隆辛未長至前三日二鐵里姚昌銘書
於南橋之傳耕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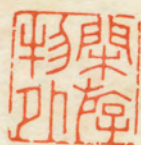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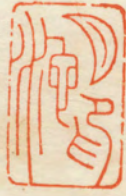














坤臯錢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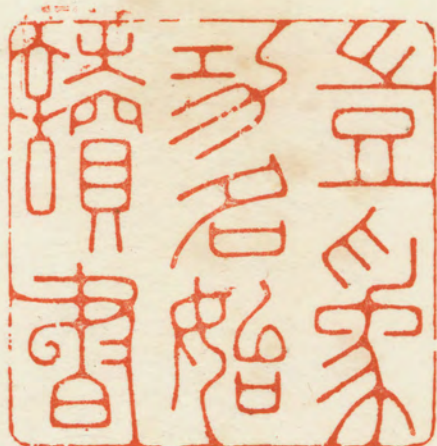






















曰為易來儀亦
地高中天兩目騎
聖者新心學解
事維忠孝至臣
報君恩早報親







錢屋



甲子



興之所在



